

河东风物

北董观音堂的文化传承

尚建明

新绛县北董村，形似牛，常年烟霭笼罩，绿树掩映，卧于县最西北端的马首山下，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远看，鸡舍俨然，再近，但闻羊咩牛哞，步伐不由放缓，心更趋向田园诗画。村里至今还错落分布着不少古民居，各式雕花门楼别具一格，精巧细致，古朴之风扑面而来。兽头筒瓦俯瞰人间烟火，片瓦或有残角，一如历史在此打开缺口，述写着主人早些年远赴他乡谋生归来后置业的荣耀，门匾曰“耕读”，或曰“罄宣”。一群不甘寂寞的乡村贤人，几年前在观音堂附近收拾了一处四合院，成立了民俗馆，承兰亭遗风，寄情翰墨，既陶冶情操又服务民众，门楣匾曰“和畅”。

观音堂位于村子中央，1995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建于何时，无从考证。明万历三十二年、嘉靖三十三年，清乾隆四十二年、咸丰十一年、同治二年、光绪二十六年都曾重修，最近一次是在2003年，由村民集资捐款重修，均有碑文记载。近几年，随着文保意识加强，占地400余平方米的观音堂周边用围墙及不锈钢栅栏加固了起来。

东南侧的古槐上披红挂灯，为观音堂增添了许多祥瑞气氛。一对三丈有余的铁铸旗杆巍然矗立，一池翠竹轻轻摇曳。观音堂前一对雄狮肃穆威仪，两眼吃水井泉雕花石栏围起，趋向前，是一方鱼池，亦石栏围就。栏上雕兽，表情各异，顽皮可爱，情趣盎然，仿佛几十年前的旧相识，虽是石兽，抚之，亦生温情。

观音堂大殿坐北向南，面阔三间，地基高筑，歇山式瓦筒顶，四周以雕石砌墙。房顶五檩四椽，中间门楣花板为六路搭挂，上刻八仙庆寿浮雕，雕图中旭日东升，仙鹤引颈，荷花绽放，仙气飘飘，八位神仙道骨仙风，驾着七彩祥云而来，显示着古建筑技艺的精华绝妙。大殿东侧一间塑有龙王神像，西侧是大街过楼，前面镶有木刻栏杆。

拾几级转铺台阶而上，过石雕刻鱼肚方踏，方才进入大堂。“普救众生”匾额高悬，中门斗方板题词“南海大士”。东西斗方板分别绘制人物花草、山水楼阁，再往前是做工精细的高大木制挽门，落落大方。殿内中央塑着披彩观音，形态端庄慈祥；东面为文殊菩萨，其后塑有“救难图”：伏身劳作的农民，还有官员、学童等伫立其中，育学教人；西面为普贤菩萨，其后塑有“行恶图”：“违法乱纪，无恶不作，天理难容”“上刀山，下油锅，不孝之子蝎子蛰”等跃然之上，以示教育警告。东西两边塑有十八罗汉，神采各异，栩栩如生。二层塑有天兵天将，三层塑有碧空云彩，山水楼阁，奇岩怪石，苍松翠柏。整个墙雕构思严谨，造型优美，内容丰富多彩，极具艺术欣赏价值。

院中有一通明万历年间重修云居寺的碑记。云居寺位于距村数里之遥的马首山腰间，寺沟岭顶，乃山接行云处，因常驻云天雾海而得名。此处雾盘山间，清泉溪流，银带环山，山势陡而白云瀑，天柱高而夕阳远，居高南望，气象万千，风景迷人。观音堂前的两井泉，即源于寺附近，引流于村，千百年来滋养着北董村



▲北董观音堂

民。

此次观音堂之行，还有一件事：寻觅一通石碑。这次终遂心愿。幼时，笔者常来这里玩耍，只知道“观音堂”是一个叫“厢子”的地方，却不知道西边的“爷庙”即“关帝庙”。“爷庙”前有一对高大威猛的看门狮子，院子里有几通石碑，西南角独立一碑，中间有图案、水流、字符，庙门紧闭，只能扒住门缝或窗楞往里瞧，怀着神秘感与敬畏。后来有一年，笔者又见到此碑，除了水域图，只记下了“前官”“后官”（今云丘山风景区内）标记。

关帝庙拆毁后，石碑安放在观音堂里。碑文记录了北董村与稷山三界庄当时雨后分争马匹峪洪水浇地权一事，上刻楹联“断案勒坚珉，千秋灌溉缺有据；水图绘碣石，百代源流水为凭”，时为清乾隆四十三年。古时边山一带村庄每发洪水，为争灌溉权，常有械斗发生，此碑为凭证，数百年来警示着世人，遵循章

程，和平相处，莫再斗争。

观音堂正前方曾经有一方空底挂台，沿西边的木梯而上，舞台上铺着厚厚的木板。挂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村里的另一道风景，演员在上面唱戏，群众在下面转悠。转眼几十年已过，逗留此地，挂台虽已拆毁，但仿若历史的回音仍不绝于耳。有关资料记载着这座建于咸丰年间挂台两侧的石刻嵌联：“北海开樽蝴蝶杯中飞蝴蝶；董狐修史春秋笔下写春秋。”《北董民俗》如是诗曰：“观音堂前大戏台，雕柱铺板四角悬。台下行人台上戏，演绎历史说古今。”

云开云散，观音堂上空盘旋的一群鸽子，落在屋顶上。它们与观音堂和谐共生，极尽古朴，亦显随意。记忆穿针引线，寻找千年生生不息的文脉密码。来自观音堂里密密麻麻的针脚，终结成一幅图画，山风徐徐，云烟一缕藏今古，清泉隐隐，碑珉百载警世人。

村名小考

原王庄村名溯源

予安

笔者家守着百勤公园的侧门，作为土生土长的原王庄“80后”，深知这座位于盐湖区北城的城中村，藏着太多专属记忆。童年总绕不开百勤公园中央那座塑像，也绕不开公园的缔造者——赵百勤先生。阳光穿过老槐树叶，在塑像底座文字上投下碎影，“原王庄村原名‘冤枉庄’”几字，为我开启了探寻村名溯源的大门。



《安邑县志》《运城市盐湖区志》均载有这段传说，《大宋宣和遗事》中也能寻到脉络。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河东盐池晒盐关键期突遭阴风肆虐，盐花不生——盐池是当时国库重要财源，此事惊动朝野。朝廷崇信道教，解州官员上奏称有妖邪作祟，宋真宗遂召龙虎山张天师赴河东除障。张天师断言是蚩尤怨气作祟，献策请关公下界征讨。关公选定村里的宁济庙（俗称疙瘩庙）为据点，彼时正值麦收，他趁村民午休借走五百或八百壮丁魂魄（民间两说并存），许诺战后归还。鏖战中，蚩尤令妖兵戴槐叶伪装天兵，关公让兵丁戴皂角叶分辨，槐叶日晒即枯，蚩尤兵败。战事拖了五日，村民肉身因酷暑衰败，魂魄无归、含冤而葬。乡人为缅怀这份牺牲，便将村落取名“冤枉庄”。

明末清初，村人嫌“冤枉”二字悲戚不雅，取谐音雅化为“原王庄”，既留悲壮印记，又暗含“二贤皆为王者”之意，讨个吉祥彩头。这并非空谈，疙瘩庙便是鲜活的实物佐证。据《安邑县志》记载，此庙为宋真宗感念

关公护盐池之功敕建，内祀刘关张塑像，殿侧塑有牛头人身的蚩尤像，因地势高出村落五米多、突兀耸立，民间俗称“疙瘩庙”（由方言“圪塔”谐音演变而来）。老人们说，当年庙宇十分宏伟，气势不凡，四周筑有围墙、三面建有城门楼，庙前立着一对石狮子，相传其后来迁往市人民公园，具体去向已无明确记载。关公驻兵护盐池的传说，更让这座城中村与盐池千年文脉紧紧相连。

除了这些和村名相关的传说，原王庄的独特地质也养出了专属风物。坐落在青龙河冲积平原上的村子，北高南低的地势巧妙避开了洪水侵扰，更凭着特殊地质构造酿出甘甜地下水，这正是原王庄豆腐、豆芽能声名远播的根本。

民间相传，宋真宗为感念村民功绩，将宫中豆腐、豆芽秘方赐予村人，虽无史料佐证，却在村里代代流传。原王庄做豆腐的传统自明清便有，当时十有七八户都靠这营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三分之二的村民带着手艺走南闯北，凭凌晨泡豆、磨浆、控温的坚守，让原王庄豆腐享誉全国。如今村里仍有三四家作坊，豆腐筋道醇香，城里饭店纷纷慕名前来。这手艺藏着烟火气，更藏着先辈的生存智慧。

百勤公园里，塑像早模糊了，正对着如今新盖的源城天禧小区，一步步拼出原王庄变迁的模样。此次梳理村名来历，既是回望历史，也是铭记先辈与创业者的精神，名字里的悲壮与实在、手艺里的勤劳与聪慧，终将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最深的根，滋养着原王庄人代代前行。

乡村发现

裴介村的忠孝新故事

刘建设

在介子推故里夏县裴介这片厚重的土地上，介子推的故事早已成为融入世代居民血脉的文化基因。他“割股啖君”的忠诚、“弃官侍母”的孝悌、“功不言禄”的高洁、“复国救晋”的奉献、“感恩文公”的通透——“忠、孝、洁、奉、悟”五种精神，如同播撒在裴介土壤里的种子，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成为一代又一代裴介人培根铸魂的精神坐标。尚建稳、卫代福、马景芝、李彩枝就是生动践行介子推精神的代表。

尚建稳，1987年生，在部队时，就以忠诚担当书写青春，荣立“单兵三等功”，三次获评“优秀士兵”。2015年退役后，他虽远在云南昆明工作，却始终牵挂着家乡裴介的父老乡亲，成了“裴介老人日间照料中心”最坚实的后盾。2016年，他捐赠50公斤大米、50公斤食油和一台洗衣机，为老人送去温暖；2017年，他捐款1000元，为照料中心的运转添砖加瓦；2019年至2025年，每年2000元捐款从未间断。这些数字背后，是他对家乡的深情，是介子推“奉”与“忠”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

77岁的卫代福，用数十年坚守诠释了“责任”的重量。1988年，他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此后的数十年间，凭借踏实、公正与负责，始终被村民信任。2014年，妻子突发脑

溢血瘫卧在床，他扛起照料妻子的全部责任：每晚帮妻子脱衣安睡，清晨早早起身帮她穿戴整齐，一日三餐耐心喂饭喂水，12年如一日，从未懈怠。街头巷尾的人提起他，无不称赞：“卫会计不仅是个好会计，更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裴介第六组马景芝的故事，则让“孝”有了动人的温度。她的丈夫多病，生活难以自理，公公又因脑溢血全身瘫痪。她悉心照料着两位病人的饮食起居。丈夫去世后，她继续留在公公身边，为他洗脸擦身照顾日常。这份超越血缘的孝心，让介子推的“孝”精神更加闪耀。

64岁的李彩枝，用18年的坚韧书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孝亲故事。2008年，她的公公、丈夫接连病逝，彼时，儿女还在上学，庄稼等着收割，婆婆腿部残疾需要照料。她擦干眼泪，挺起腰杆，起早贪黑料理家务，耕种庄稼，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这个家。她深知婆婆心中的悲痛，便常常陪在婆婆身边安慰她，与婆婆同住一屋、同睡一炕，用陪伴驱散老人的孤独。18年来，她待婆婆如亲母，用行动证明：孝，是困境中不屈的担当。

从介子推的千古传颂，到尚建稳等一代又一代裴介人的躬身践行，忠孝文化早已成为裴介人价值追求与行为准则的核心，是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印记。